

◇轻叩名门

司马中原

三毛的洒脱 与眭澹平的痴



作家三毛

对关心三毛生平、热爱三毛作品的人来说，古代诗人面对红尘，慨叹知己之难寻，乃写下“相交遍天下，知音有几人？”的诗句，眭平无异是三毛最看重的知音。

我以庸劣之资，混迹文坛近六十年，和三毛的干爹——徐吁先生订交于其晚岁，但一见面就十分投缘。我的长官兼老友钮先铭先生，是和徐吁先生同乘一条船去留学法国的，后来却成了至交好友。徐吁先生一生写过许多作品，抗战胜利后，他以《风萧萧》一书，风靡文坛。但后来，他的“中道”文学观，开罪了“左”、“右”两派，骂他为“变形虫”，他每次来台，就找钮公喝酒解闷，钮公拉我当“陪客”，不知不觉中，我这陪客却变成“主客”了。

我能和三毛结缘，全靠她干爹的倾力推荐。徐吁先生认为：三毛在文字表达上的“才情”，也许略逊于张爱玲一分，但她体认文学的大智慧，却远超过张爱玲七分。他并说：“像这种力足枢纽时代的大丫头，乃百年难遇的谪仙人物，万有一有一天，我告别人间，务请善视之。”

我和三毛，一生见面不到十次，但每次都必深谈，她尊我为叔，我视其为女，无形中代替了徐吁先生的位置，这种情形，她姊、她弟均知之甚深。更巧的是，我女儿的长相，酷似三毛，在北一女读书时，同学们均以“小三毛”称之，故三毛与我，实有宿世的缘分，扒心亮肺，无所不谈。

首先，我得确认她是当代女作家当中，彻底信奉绝对大宇宙观的谪仙，既谪生凡尘为人，就得把“人”给做好，但三毛认为：做好一个人，不能受“礼教观点”的捆绑，爱与婚嫁，根本是无国界的。三毛是天地中的自然人、自由人，三毛与荷西之恋，无人可以取代。三毛曾对我言，荷西死后，夜夜入其梦中，牵其手，愿早享方外之乐。

我最后一次见三毛，是在市中心东和路一家茶艺馆中，那家茶艺馆（现已歇业），我们在小桥流水、石桥可通的单独茶室畅谈竟夕。她自陈荷西逝后，东南亚若干大企业，均有娶她的意念，但她并非是在金丝笼中的雀鸟，根本非其所愿。她又提及，在上海，有位新锐的青年导演，和她很谈得来，彼此互通书信，但仅只是朋友而已。她最后提及：在台湾，有位深知我心的老弟，但他太痴太傻，我根本不可能嫁给他，但我不能不说：“我真的很爱他。”

后来我才想到，那个她爱他，又不可能嫁给他的傻蛋，就是眭平。眭平的资质是一等的，但他在洒脱上，略欠三毛一筹。三毛未能走过的路，他要去走；三毛未能达致的遗愿，他要去完成。他放弃高薪，旅行各国，朝夕不忘继三毛的“遗志”，但其所得乃为“荡产倾家、自甘自乐”而已。

如果眭平是“小傻瓜”，老朽更差他三级，三毛与其说是“尊敬”我，不如说是“指拨”我。她说：“司马叔，孔子当年周游列国，希望大道遂行于天下，但时空错乱，大道在当时根本无法遂行。当时七国争雄，专谈‘霸道’，若行‘王道’，即自取‘灭亡’。”三毛周游列国，不论王与霸，专讲生命的亲和，她本身即是“亲和的光体”，比谈“天”论“道”，更能“光照万帮”。她对我说：“您的本性，与我相同，但您沦为‘爱的奴隶、家的枷锁、儿女的囚徒、生活的仆役、虚名的罪犯’，惜哉，吾叔也。”如此，眭平仍然大我三级，即是很自然的了。

◇一地鸡毛

王国华

我骂你，我就成了你

那时我在读高中，小学同学二胖在外地打工。他回来后给我讲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。然后说，你还记得铁蛋吧？我说记得呀，不也是咱们的小学同学吗？二胖说，铁蛋太老实，人们都欺负他。他们把剩下的最后一口汤给他喝，还往他饭碗里扔烟头，让铁蛋站在门口唱歌，要是不唱就打他。唉，缺德啊！

我问，为什么会这样？

答，谁知道呢！缺德啊，欺负老实人不得好死。

那一个下午，我们的话题都集中在铁蛋身上。二胖眼睛里喷着怒火，好像随时都要跟欺负铁蛋的人拼命。我劝他冷静，避免血案发生。

过了些日子，见到另一个老乡，给我讲起外面的世界。他说，二胖欺负铁蛋最厉害，每次都是他带头！

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？我怀疑自己耳朵听错了。再次核实，没错，就是二胖。

我脑子里立刻闪出四个字：“人格分裂”，这应该是最简单、最直接的概括了。可他为什么跟我讲述时偏偏是那样一种姿态？他自己在找寻心理平衡？或者，本来他恨得很欺负铁蛋的行为，但看别人都那么做，勾起了他心中的“恶”，以致后来居上，打得比谁都起劲儿？

我不懂心理学，不过我知道现实中有这么一种情况，越是内心不想做的，最后却鬼使神差地做了，且做得相当专业。比如有的男人打完老婆，痛哭流涕跪在地上忏悔，表示一定痛改前非，他要不改就天打五雷轰。但时间不长，老毛病又犯了。你能说他的忏悔不真诚，甚至是完全扯谎吗？看着真不像。所以我告诉你那些挨打的女人，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，不要抱任何期待，赶紧离开身边的杀手。

若分析二胖们的灵魂深处一闪念，估计是这样的：他们一方面坚定地认为那么做不对，一方面又下意识地想挑战一下自己的底线，因为这会给他带来极大的快感。伤口上长出了痂，明知道一挠就破，他还是忍不住想挠。最后，他真的伸手挠了。英国灯泡销售商在使用说明书上着重注明：不要把灯泡放到嘴里。结果医院里收治了很多叼着灯泡来求医的人。要是没看到这个说明，谁也不会吃饱了撑的把灯泡放进嘴里。这个画蛇添足的说明，只能起到提醒的作用，让心里刺挠的人跃跃欲试。

有些商家就是利用人类这种奇怪的心理，宁可把广告做得恶俗到极点。有个卖羊毛衫的厂家，持之以恒地把自己的商标名称重复三遍，后来食髓知味，干脆在单一画面中简单重复品牌名称和十二生肖：“鼠鼠鼠，牛牛牛……猪猪猪”，凡是看到这个广告的，没有一个不骂街。还有逢年过节电视上肯定出现的“今年过节不收礼啊，收礼只收叉叉叉啊”，人们一边犯恶心，还一边不由自主地重复。越是恶心的东西越容易想起它，越是骂它越是不由自主地学它。给人送东西时说，也对收礼的人说，“今年过节不收礼啊，收礼可以收叉叉叉嘛！”

要我看，如果你厌恶一种事物，一种行为，最好的办法是离得远远的，有多远走多远，就当它从没存在过。而不是凑到跟前闻它、骂它，对它咬牙切齿。否则时间一长，你就不知不觉成了它。所谓物极必反、弄巧成拙、近墨者黑等等，都是这个意思。

◇电光倒影

乔宗玉

爱若有天意



《非诚勿扰2》剧照

电影《非诚勿扰2》承袭《非诚勿扰1》的特点，将剧情与旅游景点结合起来，并没有什么新的突破。《非2》中，拍得最有喜剧效果的一场戏，应该是李香山与芒果那场隆重的离婚仪式：在欧洲古典风情的花园中，主持人秦奋在一片欢呼

声中郑重致词：“散买卖不散交情！”，电影院笑声鼎沸……

《非2》的“离婚仪式”，让人想到电影《顽主》，主人公越是认真地去去做一件不靠谱的事，就越蕴含现代人的孤独、荒谬。在过去的影视作品中，离婚常以夫妻吵架、鸡飞狗跳的形态出现，《非2》的“离婚仪式”简直太有创造力、想象力了，离婚双方衣着考究、神态庄重地宣誓离婚，全体好友鼓掌庆祝，香槟酒倒满酒杯，氢气球上挂着彩幅飘向天空，用一个网络词汇形容，就是“给力”。

就像苏格兰作家卡莱尔的名言：“未哭过长夜的人，不足以语人生。”没有经历过婚姻折磨的人，无法想象离婚给双方带来的解脱感，好比《非2》“离婚仪式”上那种“翻身农奴得解放”兴奋劲儿。李香山、芒果结婚四年，彼此已然互相厌恶，这婚姻即使勉强维系，对双方都是伤害。

《非2》除了“离婚仪式”拍得大快人心，其余便乏善可陈了，不再有冯小刚过去电影中的平民味。影片场景奢华，除了旅游景点，便是高级酒店、餐厅、山间别墅，主人公穿着高级时装穿梭其间，拿着刀叉吃西餐，观众宛如看美剧。从另一层面说，影片反映了我国新一代富人生活状态，如李香山，改革开放的“弄潮儿”，能赚钱，婚离了三次，身体也垮了。李香山的死，更像一个地主老财的死，生前死后都忙活自己的事，对国家、社会并没有什么责任感，这其实也是当代中国的“新人”形象。

《非2》展现的爱情，非常具有时代标志。男主角秦奋、李香山虽无潘安之貌，却有邓通之财，且秦奋还有闲、有耐心，算是优秀成功男士。女主角笑笑，芒果年轻、美丽，高薪职业，她们和秦奋、李香山的搭配，正应了当今社会流行的“男财女貌”特点。如果秦奋是穷光蛋，抑或笑笑是丑八怪，他们还会愿意接触对方吗？答案肯定是“NO”。

《非2》令我联想起一部日本电影《再见，总有一天》。《再》片中，男主角内丰与上司的女儿光子订婚，从东京到曼谷工作后，和当地女人杏子陷入疯狂的热恋中。杏子住在豪华大酒店，随便一出手，就送内丰一辆时髦的跑车，而内丰终为前途，与光子结婚。25年后，内丰功成名就，回到曼谷，在大酒店见到一直等待着他的杏子……尽管影片拍摄得很精致，但我并不喜欢它，因为它给我的感觉是：爱情是有钱人的游戏。假如杏子一贫如洗，她和内丰连开始的可能性都没有，不是么？

现实就是这样残酷，尤其对于女性。年轻、漂亮、家世好，是女性出嫁的通行证，不年轻、不漂亮的女性，倘若家资又不够丰厚，几乎只能坐等成为“剩”母玛丽亚”。《再见，总有一天》、《非2》过多的渲染物质之于爱情的作用，使人几乎无法想象“寒窑虽破能避风雨”的爱情，这其实是很扭曲的。于是，我开始怀念上世纪30年代老上海平民电影，如《马路天使》、《十字街头》、《乌鸦与麻雀》等……

◇浮沤堂读史

伍立扬

海南方志的文笔之美

古书中的地理名著，诸如集历史、地理、佛教、文学于一身的《洛阳伽蓝记》，系统著录水道所流经地区自然、经济地理的《水经注》，记事详赡，不仅是研究古代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，更有超常的文学价值。文笔或雄健俊美，或秀丽飘逸，烦而不厌，后世难以超越。

其实古人所编纂的各地地方志，除了记述历史沿革、地形地貌、民族演进、史籍文化……等等，同样也有不同程度的文学欣赏价值。如素为坊间推崇的《遵化府志》，其文学价值就接近北魏文学双壁《洛阳伽蓝记》和《水经注》。它的编纂者是晚清文学扛鼎人物郑珍和莫友芝，这就不奇怪了。

海南方志，若《光绪崖州志》，纪沉香、舆地诸篇，均有不错的文笔，值得仔细品味揣摩，当然它吸收袭用大量前人的著述文字，这是如顾颉刚所说“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”，乃属方志编纂必要手段之一。

另有一些篇幅相对较小的小书，也有耐人咀嚼的文字表述。如清后期无名氏所作小志《琼州志》，在疆圉形胜这一节中，作者写道：“琼山在北，崖州在南，与安南诸国相望，东南则陵水，西北则澄迈、临高……琼、崖相去，循黎而行，千二百余里；儋、万相望，中隔黎岐，度山越岭，鸟道羊肠，外人莫到，约而计之，亦不下八九百里。”

中部高山，“皆崇山峻岭，密菁深林，毒雾迷空，瘴烟蔽野。又其内为五指山，上常有云气，峭壁悬崖，重峦叠嶂，人迹所不能到。”

书中写黎母山也常为云雾盘绕，“有攀附而登者，每迷失路，悲号祷祝竟日，始识归途，故人迹罕至焉。”

叙述了几条大江的由来，又描述其他水系，“至各州县水源，皆出黎响深处，自高而下，势若建瓴，疾流奔放，与中巨石相击触，澎湃轰轰，声闻数里。”

《琼州志》扼要地指出地理风貌和大致沿革，文笔不枝不蔓，稳健从容，清隽而不乏纾徐的理致，很能慢慢释放大自然惊心动魄的万千气象。其间潜藏一种典雅之美，若有深意存焉。多读方志古书，让祖先的智慧滋润我们的心眼，更丰饶其多维多元的价值。■